御製大誥續編

御製大誥續編序

上古好閒無功造禍害民者少為何蓋謂九州之田皆係於官法井以給民民既驗丁以授田農無曠夫矣所以造食者多閒食者少其井閒之閒士夫工技受田之日驗能唯業各有成效法不許誑由是士農工技各知稼穡之艱難所以農盡力於畎畝士為政以仁技藝專業無敢妄謬維時商出於農賈於農隙之時四業題名專務以三士農工獨商不專易於農隙此先王之教精則野無曠夫矣今朕不才不能申明我中國先王之舊章愚夫愚婦效習夷風所以泯

彜倫之攸敘，是致壽非壽，富非富，康寧不自如，攸好德鮮矣。考終命寡聞，奸惡日增，本古五刑而不治。雖出五刑以誅之。亦何懼焉。朕皇皇宵晝思治窮源。無乃曠夫多。刁詐廣致，有五福不臻，凶災迭至，殃吾民者。為此也。今朕復出是誥，大播寰中，敢有不遵者，以罪罪之。具條于後。洪武十九年。春三月望日序。

大誥續編目錄

凡八十七條

申明五常第一

今再誥一出臣民之家務要父子有親率土之民要知君臣之義務要夫婦有別隣里親戚必然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衆尊有德不拘年之壯幼不序長幼之分此古人之大禮也此誥也朕本非能不過申明先王之舊章而民從之家和戶寧吉哉倘有不如朕言者父子不親罔知君臣之義夫婦無別卑凌尊朋友失信鄉里高年并年壯豪傑者會議而戒訓之凡此三而至五加至七次不循教者高年英豪壯者拿赴

有司如律治之有司不受狀者具在律條慎之哉而民從之

松江逸民為害第二

自開國以來惟兩浙江西兩廣福建所設有司官未嘗任滿一人往往來及終考自不免乎贓貪官固非人實由所在吏卒并在閑不務生理之徒安保茶食之輩浸潤詭誘陷害者多閑有執法為政以仁超然而出其甚不多今洪武十九年松江府吏卒有犯都察院詢閑害民之由其所供也止松江一府其不務生理者專於衙門阿附役吏皂隸賁緣害民吏其名

曰正吏、曰主文、曰寫發。皂隸其名曰正皂隸、曰小弓兵。曰直司、牢子其名曰正牢子、曰小牢子。曰野牢子。此三等牢子。除正牢子合應正役外、餘有小牢子野牢子九百餘名。皆不務生理、紛然於城市鄉村擾害吾民。詢情至此、官貪於上、吏卒橫加虐害於下、其吾松江之良民。豈不哀怨而動天乎。朕聞之。愈加宵衣不遑寧處。於是復誥。再與吾民約。從吾命者、五福備於身家。不從吾命者、五刑備坐於家身。所以約者。里甲要明、戶丁要盡。戶丁既盡、雖無井田之拘。約束在於隣里、除充官用外。務要驗

丁報業。毋得一夫不務生理。是農是工。各守本業。毋許閒惰巨賈。徽商供報入官。改古之制。常年守業。消之不堪。復入官報。更名其業。不許在閒。此誥既出。賢者良者。互相勸勉。樂天之樂。嗚呼。誥由是而不遵。未有不刑者也。

互知丁業第三

先王之教。其業有四。曰士農工商。昔民從教。專守四業。人民大安。異四業而外乎其事者。有不墮刑憲者也。朕本無才。申先王之教。與民約。告誥出。凡民鄰里。互相知丁。互知務業。具在里甲縣州府。務必周知。市

村絶不許有逸夫若或異四業而從釋道者戶下除名。凡有夫丁。除公占外餘皆四業必然有效若或不遵朕教或頑民丁多。及單丁不務生理。捏巧於公私。以搆愚民之禍許隣里親戚諸人等拘拿赴京以憑罪責若一里之間百戶之內見誥仍有逸夫。里甲坐視隣里親戚不拿其逸夫者或於公門中或在市閭裏有犯非為捕獲到官逸夫處死里甲四隣化外之遷。的不虛示。

一。知丁之法。其民丁幾受農業者幾受士業者幾受工業者幾受商業者幾且欲士者志於士。進

學之時師友某氏習有所在非社學則入縣學
非縣必州府之學此其所以知士子之所在已
成之士爲未成士之師隣里必知生徒之所在
庶幾出入可驗無異爲也
一農業者不出一里之間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
知焉
一專工之業遠行則引明所在用工州里往必知
方巨細作爲隣里採知巨者歸遲微者歸疾工
之出入有不難見也
一商本有巨微貨有重輕所趨遠迩水陸明於引

問歸期雖限其業鄰里務必周知若或經年無信二載不歸鄰里當覺之詢故本戶若或託商在外非為鄰里勿干朕所以命知丁者但願民得其壽爾若不申明先王之教使民恣肆冤讐搆非成禍身墮刑憲乃朕不能申明先王之教致民墮於刑憲將不得其死者多矣若或遵朕申明之教頻然皆入仁壽之鄉樂

天之樂豈不快哉爾民從之

辨驗丁引第四

出自京為始遍布天下一切臣民朝出暮入

務必從容驗丁市村之民舍客之際辨人生理驗人引目生理是其本業引目相符而無異然猶恐託業爲名暗有他爲雖然業與引合又識重輕臣微賤倘有輕重不倫所齎微細必假此而他故也良民察焉

驗商引物第五

令後無物引老者雖引未老無物可鬻終日支吾者坊廂村店拿捉赴官治以遊食重則殺身輕則黥竄化外設若見此不拿爲他人所獲所安之處本家隣里罪如之

再明遊食第六

再明遊食互知生理此誥一出所在有司隣人里甲有不務生理者告誡訓誨作急各著生理除官役占有名外餘有不生理者里甲隣人著限遊食者父母兄弟妻子等一月之間仍前不務生理四隣里甲拿赴有司有司不理送赴京來以除當所當方之民患設若不拿此等之徒非幫閑在官則於閑中爲盜幫閑在官教唆官吏殘害於民不然爲賊鄉里是誥一出四隣里甲不能拘拿赴官赴京此人或爲盜或幫閑爲吏爲皂隷所爲不善犯之日四隣里甲同坐其

罪的不虛示

明孝第七

嗚呼古先哲王之要道流至于今朕不能申明教于臣民致臣民之愚有若是耶洪武十九年三月四月所在有司耆宿糉到人材皆稱孝廉朕謂來者曰有司耆宿舉爾是否對曰是曰孝何孝曰父母根前晨省昏定供奉飲膳說的言語不敢違了朕復謂曰止此乎曰是嗚呼愚哉以爾所言人子之道未見盡善而稱孝廉不亦難乎且孝冬溫夏凊晨省昏定飲膳潔淨節之父母有命苟正速行毋怠命乖於禮法

則哀告於再三。父母已成之業毋消。父母運蹇家業未成。則當竭力以為之。事君以忠。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居處端莊。涖官以敬。戰陳勇敢。不犯國法。不損肌膚。閒中不致人之罵詈。朝出則告往其方。暮歸則告事已成未成。縱過歸期。父母指方而眄望。不致憂戚。嗚呼。孝子之節。非止一端。豈有但供飲膳而已。設使供飲膳為孝。孰不能之。其各節行孝幽微。備明于首。註于足。從吾命者。家和戶寧。身將終老。世將治焉。

冬溫夏清。晨省昏定。冬寒則奉父母以溫。夏炎則奉父母以清。晨興則問父母一宵安否。至暮則伏寢方歸。謂之孝也。

飲食潔淨節之。父母飲食必要十分精潔供必以時凡得其中不使過多則謂之孝。

父母有命。善正速行。毋怠命。乖於禮法。則哀告再三。父母之命其合理者則速爲奉行若不合於理者則哀告再三若一槩奉行則致父母有失安得爲孝雖違命而告至再三實不爲不孝也。

父母已成之業毋消。人子承守父母產業者必使常存不至典賣及犯法而消廢則謂之孝。

父母運蹇。家業未成。則當竭力以爲之。父母衰老不能生理。況家業未成子竭其力以成之不致父母窘於衣食則謂之孝。

事君以忠。孝子事君如無不忘心無奸邪上補於君下有益於民祿奉已上足存祖父母父母是謂大孝。

夫婦有別。人家有子有孫有父有婦有姪嫂先王之典道別之以夫婦家和戶寧見其孝也若使混淆不如禽獸是謂不孝。

長幼有序。人有長幼居家則有伯叔兄弟鄰里則有高年少壯凡人居家無長幼之分出則無長幼之序其所被辱者多矣此其所以不孝也使其居家有長幼之分出則有高年之敬是其孝也。

朋友有信人不能無朋友必擇可交者與交使言語可復皆無虛詐若少有未是必依諫正不至陷害交之怨惡交之隨故謂之孝

居處端莊人於起居動靜之際威儀莊嚴則人望而敬之不敢褻狎故謂之孝

涖官以敬士有祿位者若能持己以敬而臨乎人則事輯而人受敬之必不陷身於罪戾故謂之孝

戰陳勇敢人之居行伍者當戰陳之時必奮勇以圖先成功則禁暴安民亦保身則忠義既顯垂於千古故謂之孝

不犯國法人皆父母之生若不謹守法度至遭罪戾則傷父母之遺體必致身辱父母則謂之孝

不損肌膚人子之身皆父母之遺體也設使無端被人損毀肌膚傷父母之遺體是為不孝

閒中不致人罵詈人於閒中若放肆無度取人罵詈則辱及父母矣故閒靜中必謹言以防其侮則謂之孝

朝出則告往其方暮歸則告事已成未成明所向之方使父母無掛方而望歸事之成與未成使父母知其若與不若至此之際父母無猶豫之憂懸然而快其心其所以孝也嗚呼先王之道至孝之大所以

耆宿第八

從古至今所在有司凡公事有大者非高年耆宿不備所以古該耆宿務必德行超群市村稱善所以拔居群民之上名為耆宿凡賢人官於是方公事疑難則會而請決之所以必此而事備以其高年事也多聽記也廣其善惡易難之事無不周知以其決事也必當凡諸有司問是耆宿無不留焉今之為官者官雖善而吏不善官雖善不知用耆民之道吏不善惟務賊貪更加所用耆宿又非其人官雖善而事不行矣至此而事不行者何蓋吏貪而捏巧耆宿不才以同謀虐民之禍由是而蜂起所以甚者云何蓋謂

充耆宿者皆係無藉小人苟延壽至於高年是等有
昔為皂隸者有為簿書者有屢犯過惡者有弓兵者。
有說事過錢者皆為今之耆宿其善人官於一方皆
不審實明白去此之徒崇尚德人又將同惡相濟以
患吾民誥至所在有司務必崇尚德人上助朕躬下
福生民無藉之徒見此即早退去若或年高不能生
理居家務非撫兒孫以善已得終天年豈不智哉設
若不奉朕命仍復在官應當耆宿逞不良之謀陷有
德之官害天民之善者非有天災又必假手於法司。
身亡家破有日矣誥至所在高年有德者一聞有司

禮請速出贊襄廣吾求治之道以安生民不言
天祐之陰騭既行豈有不昌耶
有司遴舉第九
洪武十八年以來府縣正官佐貳官起出舉職者十
有三員朕悉知之
一安慶府懷寧縣丞陳希文為指揮僉黨贓具奏拏獲民地縣丞陳希文執法不坐府官又令人以其縣之陳希文以出告其罪候本衙門實跪詰縣丞送縣丞陳希文令人前去將捦出犯人就令本官鞠問指揮貪贓究本官赴京朝覲樹縣亭已陞青州府知府
一徽州府祁門縣知縣何敏中縣丞李善主簿李
文用言本府容留積年老吏一十五名作老先生名色在房主寫文案害民及本府檔案禁了洪除等以往解來完事為由到縣

索發錢糧該本縣吏胥侵匿朕甚嘉之特差行人持勅勞以尊酒就陞知縣何敏中為本府知府縣丞李善為廬州府同知主簿李文興為本縣知縣

一常州府宜興縣主簿王復春言常州府不公事一歲進細米分派不均二十孤老月糧不支三起解軍需兵因紋綿公解木植官民朕甚嘉焉特命進士賫符勞以尊酒就陞主簿王復春為本府同知

一建陽縣知縣郭伯泰縣丞陸鎰為旗軍徒廣來提取積年民害吏將各吏贓犯以狀在路經由本縣本縣知縣郭伯泰等將旗軍禁綁聞特遣行人持勑勞以尊酒陞知縣郭伯泰為本州府同知縣丞陸鎰為福州府通判

一池州府知府王希顏推官林惟賢為舍人劉贊累承差常擄囚人經由本府本入驛正道府入公聽知府王希顏等射將舍人擒拿問招加之以刑以狀來聞朕嘉其執法不避權勢特命使勞以尊酒

一嘉興府崇德縣知縣畢輝縣丞齊捧為旗軍小劉驢正道入公聽甚

人嘗辭以此事聞特遣使勞以將酒

一諸城縣知縣朱允恭金壇縣丞李思進為洪武十八年諸司逮罪害民知縣朱允恭縣丞李思進亦在合提因歎其諸城父老李興等食還欠丁原係半還名諳開事非本官為政有方情詞懇切咸欲舉留朕聞慮其情遣使持物賫鈔以勞仍令朱允恭李思進復職

如誥擒惡受賞第十

前者大誥一出民有從吾命者惟常熟縣陳壽六為縣吏顧英所害非止害己害民甚衆其陳壽六率弟與甥三人擒其吏執大誥赴京面奏朕嘉其能賞鈔二十錠三人衣各二件更勅都察院榜諭市村其陳壽六與免雜泛差役三年敢有羅織生事擾害者族

誅若陳壽六因而倚恃凌辱鄉里者罪亦不赦設有捏詞誣陷陳壽六者亦族誅陳壽六倘有過失不許擅勾以狀來聞然後京師差人宣至朕親問其由其陳壽六豈不偉歟

有司不許聽事第十一

凡諸司衙門如十二布政司不許教府州縣官吏聽事府不許教州官吏聽事州不許教縣官吏聽事縣不許教民間里甲聽事嗚呼聽事之名實貪贓之巨禍所以民誤生理官廢公務凡有此者獲罪甚焉今後有司呼喚里甲人等覲謁衙門聽事故行留難刁

蹬捶楚非罪捶楚而裂吾民肌膚者罪不赦敢有如此許民赴京面奏嗚呼吾惜民而畏
天焉臣從之乎

妄立幹辦等名第十二

往常布政司及諸有司但聞係是朝廷差遣人員不問有無承制或是六部差使五軍還行各衛勾軍如此數等不辨一槩阿從所以承差之徒不拘貴賤所到衙門徑由中道直入公廨據公座口出非言諸司阿奉畧不奏聞布政司聽六部所囑府州縣聽布政司囑州縣聽府囑縣聽州囑所以布政司吏員皂隸

承差入府州縣徑由中道直入公堂撥公座口出非言凌辱府州縣其無籍為政有司之徒其身不正雖辱無訴所以府吏皂隸及非朕旨意亂政壞法巧立名色的當人幹辦人擅差至州徑由中道直入公廳撥公座口出非言州差下縣者與府同嗚呼世絕君子乎賢人乎非朝廷立法間民擅當的當名色幹辦名色嗚呼官擅與立名民擅承之豈不知亂政壞法之律罪當處斬公然為之異日拿至京師官民皆梟於市又何怒耶此令一出仍蹈前非必罪有所歸

戒吏卒親屬第十三

天下諸司所用走卒不可無者。持簿書亦不可無者。然良家子弟一受是役鮮有不為民害者朕今獨條持諭諸走卒持簿書之父母兄弟妻子嗚呼戒之哉。毋為民害良心發於父母嘉言起於妻子善行諭於弟兄凡走卒簿書之家有此三戒害民者鮮矣。為人父母妻子兄弟者善聽吾言。戒哉。戒哉。

吏卒領榜第十四

今後十二布政司府州縣諸司衙門凡有當僉應役皂隸或親身或代替或僱他人在任之官將領說名數[illegible]出榜文告之於民本衙門皂隸某當房掌文案

吏某各各定名若干。餘無濫設。容留不明之人。其榜之辭曰。除榜上有名外餘有假以衙門名色稱皂隸稱簿書者。諸人擒拿赴京。

遣牌喚民第十五

十二布政司府州縣凡有臨民公務遣牌下鄉指鄉村里地名下姓氏遣牌呼喚。民至撫綏發落有司不如命者民赴京訴若牌至民所三呼而民不至。方遣皂隸諸所在勾拿民至。必詢不至之由。所以詢者為何恐民單夫隻妻為生理而遠出或近處急事有妨果如是。非民得罪也若加以罪實有司故虐吾民。設

若有辟有司之罪，巨微不赦，戒之哉。

濫設吏卒第十六

諸司衙門官吏弓兵皂隸祗禁已有定額，常律有規，濫設不許。令所在有司故違法律，濫設無藉之徒，其徒四業不務，惟務交結官府，捏巧害民，擅稱的當幹辦管幹名色，出入市村，虐民甚如虎狼。律有常憲，亂政者斬。所在官吏并非吾良民者，搆此非為，奸狡百端，致令吾良民受害。今再誥一出，敢有仍前為非者，的當人、管幹人、幹辦人并有司官吏族誅。誥不虛示。設若誥不能止其弊，所在鄉村吾良民豪傑者高年

者共議擒此之徒赴京受賞若擒的當人一名幹辦人一名管幹人一名見一名賞鈔二十錠的不虛示

官吏下鄉第十七

十二布政司并府州縣往常官吏不時親自下鄉擾吾良民非止一端數禁不許每每故違不止洪武十七年將福建布政司右布政陳泰拿赴京師斬首於市勑法司行下諸司毋得再犯此行諸司承受禁文非止一紙動經五七次諸司明有卷宗其無藉殺身之徒終不循教仍前下鄉擾吾良民且如洪武十八年十九年無為州同知李汝中下鄉擾民罪已不赦

湖州府官吏烏程縣官吏易子仁張彥祥不將被水灾人戶赴京賑濟通同豪猾當告水灾之時以熟作荒以荒作熟以多作少以少作多以多作少者爲其善人被灾本多當報之際減灾報數以少作多者爲與富豪交結將少作多以荒作熟亦如之以熟作荒亦如之致令烏程縣民傍湖者缺食朕終不能明其數所以賑不及之至今憐憫無可柰何

民拿下鄉官吏第十八

十二布政司及府州縣朕嘗禁止官吏皂隸不許下鄉擾民其禁已有年矣有等貪婪之徒往往不畏死

衆違旨下鄉動擾於民今後敢有如此許民間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壯拿赴京來

擅差職官第十九

十二布政司及諸司去處倉場庫務巡檢閘壩等官各有職掌所持不可離者前十二布政司及府州縣官往往動經差使倉場庫務湖池閘壩巡檢等司官員離職辦事罪待亂政之條合該身首異處前事已往今後敢有如此者比此罪而昭示之其各官擅承行者如之

粮長妄告叔舅第二十

吳江縣正粮長張錄孫係張奇二親姪副粮長朱太奴係盛夔外甥其姪因粮告叔外甥告舅初朕不知止知此二粮長告究頑之戶不行輸納官稅差人提取至京問聞一名張奇二係正粮長張錄孫親叔一名盛夔係副粮長朱太奴親母舅嗚呼古先哲王大道養民務在彝倫攸叙否此民不堪命令粮長張錄孫等正告叔副告母舅絕滅綱常彝倫大壞其告也正陷叔父於羣衆副陷母舅同惡嗚呼倚恃官威多科吾良民多矣其錢一萬貫米六千石更除包納本戶外猶不能本彝倫而優親長豈不梟令於鄉閭其

科也一斛面粮三斗一使用粮三斗一水脚船錢神福錢一萬貫科已畢若各各侵欺入己復回鄉里團局造冊每戶復科三斗朕觀如此若不速治將不久而民不聊生朕問間其叔面奏其姪弟役身於馬驛盤費不供父犯事軍役雲南終歲不供存亡不問騙詐他人之妻回家宿娼於市肆朕聽是言嗚呼梟令之刑宜其然乎

粮長金仲芳等科斂第二十一

粮長之設首從於有司次便乎良民所以設立之時定殷實之家當關勘合之際面聽朕言朕乃竭氣語

諭之再三曰毋害吾良民更無前大誥內戒勑分明豈期所在糧長不遵大誥仍前為非虐吾民者多矣。且如嘉定縣糧長金仲芳等三名巧立名色凡一十有八

一定船錢　一包納運頭米　一臨運錢

一造冊錢　一車腳錢　一使用錢　一絡麻錢

一鋪炭錢　一申明旌善亭錢　一修理倉廒錢

一點船錢　一館驛房舍錢　一供狀戶口錢

一認役錢　一黃糧錢　一修墩錢　一鹽票錢

一出由子錢

糧長瞿仲亮害民第二十二

上海縣粮長瞿仲亮被納戶宋官二連名狀告科斂太重納粮既畢拘收納戶各人路引刁蹬不放田家為農致令告發差人拿至朕諭粮長瞿仲亮曰汝除淋尖跌斛外更科使用神福錢一萬貫爾如何使用對曰神福錢其納戶密迹近拜問粮長又是支吾各各當面對奏官二等粮起松江本府燒愿一次至蘇州一次無錫一次皆是官二等自備直至出江方纔照舡俵鈔每舡六貫朕諭粮長餘鈔何用曰舡錢用納戶曰官二等一十七石葛觀一黃觀二二戶各一十石皆係自挑赴倉嗚呼當面的對如此為納戶所

難。支吾不行惟俛首而已。嗚呼。既已富豪。朕命辦集錢粮為朕撫恤細民無生刁詐廣立陰隲以待子孫綿遠豈不善哉何本戶該納粮儲衆戶已行包納猶且無厭巧立名色需索百端以致告發身亡家破臨刑却乃神鬼倉皇莫知所知惟欷歔而乞免可得免乎。

倘家第二十三

嘉興府有父母不教遞民徐戩等共七名虛造印匣用物包裹當粮船行時將此印匣負背循河而行以為催糧者所在聲言督責至江都縣楊子橋止臨路

民舍以案置匣於上架筆硯於傍點視盤詰衆多艱舡留難刁蹬以取鈔貫被給事中緝捕至彼各人難隱奸頑之情詣前首告徐戩等係是俏家官肯容乎必當厚謝致被擒獲赴京以罪罪之令民間如此者尚未已嗚呼若不互知丁業其頑民無籍者多遊食者廣良善何當朕將焉治所以知丁之條吾良民必助吾以行即日昇平矣

韓鐸等造罪第二十四

工部侍郎韓鐸洪武十五年以儒士起發赴京任吏科給事中至洪武十七年與同科給事中彭允達吏

部尚書陳敬等將取到十二布政司儒士與諫院等各官私下定擬職名作見行事例朦朧奏啓事覺法司以交結近侍律處斬妻子流二千里朕閔初任釋放寧家因眷戀幹才復取赴京頻挫奸頑發往雲南烟瘴盤江安置使改非心抵所在不數月取回命爲工部司務到任之際察知堂上并四子部人各贓貪其鐸得此緣由職雖在微一時作威作福闔部羣官因鐸知已之非被鐸挫辱詈雖堂上之官亦俛首以受莫敢誰何不兩月餘諸人奸貪盡在鐸之腹中矣其鐸後陞本部侍郎欽威結黨遂同諸官贓貪亂

政一次洪武十八年月日不等賞放木瓦匠顧受四
等一千五百名土工孫貴等三百名木匠狄阿演等
五百名木舩匠王富二等一百五十名又與工科給
事中楊霖賞放人匠一百名得鈔一萬三千三百五
十貫給事中哈宾七百貫侍郎李禎二千一百五十
貫員外郎陳俶主事郭昇各分一千八百貫郎中陳
恭分一千三百五十貫員外郎郝彬主事邵炳曾瞻
各分三百貫郎中侯恒禮分二百貫楊霖又分一百
五十貫鐸本名分四千三百貫入己一次十八年八
月九月闕支人匠金斗等食錢同侍郎李禎尅落鈔

三千貫。郎中侯恒禮主事郭昇各分五百貫。員外郎郝彬主事邸炳。各分一百貫。鐸與侍郎李禎員外郎陳倀各分六百貫入己。一次。十八年九月二十日。同侍郎李禎員外郎王大用。盜賣蘆柴二萬八千束。得鈔一萬四千貫。侍郎李禎員外郎王大用。各分三千貫。主事張鳳司務宋原各分二千貫。鐸分四千貫入己。一次。洪武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與本部尚書徐本侍郎李禎於奉天門奏大勝關抽分場見在抽分木炭九十萬斤。奏旨搬運。爲無人夫。孝准搬運後兩月餘。發放搬運原奏炭數不期鐸窺侯萬幾之冗以

為朕必失記故將前項炭數止存九萬餘者盡皆分賣著令撥運原數其鐸面欺應對原奏炭止九萬斤已知鐸大肆奸頑送法司窮問鐸以前情供招在官已將前項炭數盜賣不存嗚呼鐸之在任節次賣鈔七百餘貫先犯死罪釋免安置烟瘴使改非心想必從化及其取至都無半年諸奸並作遂致殺身

總計韓鐸等節次取受贓鈔除隱匿入己外實供招到官共該三萬三百五十貫木炭八十一萬斤

侍郎韓鐸八千九百貫　侍郎李禎五千七百五十貫

郎中侯恒禮 七百貫　郎中陳恭 一千三百五十貫

員外郎陳伉 二千四百貫　員外郎郝彬 四百貫

員外郎王大用 二千貫　主事郭昇 二千三百貫

主事張鳳 二千貫　主事曾瞻 三百貫

主事邵炳 四百貫　司務宋原 二千貫

給事中哈安 七百貫　給事中楊霖 一百五十貫

禮部盜出財物第二十五

禮部試侍郎章祥等六員出自民家祥任禮部試侍郎始初精神才幹可以作為然雖禮樂已定臨期亦要支分本官到任半年餘持節行冊妃禮已畢三府

王妃朕生日之期冬至之節賀正之禮皆大會朝班
凡經三次叅差並無及其命部賞賜婚禮銀鈔出庫
通同近侍盜出銀錠虛出鈔貫商謀事覺雖未供指
本官已行神思荒促凡所作為不數日間顛荒恍惚
於事莫知所知拿至法司未及治罪因病身故餘者
員外郎辛欽等五名受刑

教人受贓第二十六

徐州豐縣丞姜禮在任之時家至戶到斂民寶鈔督
犯人納贓指此為名晝行己用為此作積年民害拿
至法司發付脩城未久釋免降等叙用未行恐本縣

部民中。在京職序班身役朱士廉洫在任害民尤甚親詣本官下處送鈔一沓。請勿泄弊。本官畏罪不敢領受縣丞姜禮曰。你不接。又後無錢。二役擎甚厲。清嗚呼。已罪方免。又教人受贓陷人於死地。愚莫甚於此。姦頑更何以加。遂致已身不免。

重支賞賜第二十七

十二布政司起到能吏。發付在京掌官親軍文冊。其事。至易。各吏衆口一辭。來訴甚多。皆言不解。管軍吏事。朕諭曰。爾雇吾良民多矣。今見管軍無取。故不欲是役。豈是無知管軍吏事。且軍律法已定。隊伍分明

開國至今。已有年矣且如百戶司吏。所管之軍。旗軍人等一百一十二名雖不下文墨屈指知其有無爾言不能者爲何爾從有司錢粮臣者數十萬細微冗曠者并合勺撮刑名則有戶婚田地水火盜賊鬬刑則人情難辨擬罪則法律幽微教化則賢人善爲小人不能今爾自府州縣以能吏起至能前項如許。今不能管百人之數是其誑也。嗚呼。其奸貪小人。置之於仁壽之鄉。不能順受徑欲直趨凶折之地。愚由是而不遷。陷身而後已。嗚呼愚哉。及其著役也通同上下。結交近侍關支月粮報名賞賜。重支一次者有之。

胥吏兩三次者亦有之事覺罰之皆無文案可考所以觀隙重支其罪顯然皆殺身而後已所以殺身者

鎮南衛吏范彥彰　王復　李堅　孫子才

于孜　賈敏　張谷玉　王時彥　劉汝昌

王顯　李秉

府軍衛吏李中　王顯　王俊榮　李守德

張彬　吳玄保　王麒　陳關生

府軍左衛吏張整　宗文富　田彥實　梁弘道

王宗道　盧文　賀仁　羅以文　過權

栢居敬　王希順　萬本成　王留住

廣洋衛吏劉順　崔居從　張士延　陳子山
邵茂　陳德名
江陰衛吏柳公逸　金吾後衛吏陳惟善
府軍後衛吏楊剛　神策衛吏劉彬
天策衛吏艾仁美　江浦衛吏李茂德
虎賁右衛吏金潤　龍驤衛吏張文恕
驍騎右衛吏陳應發　鷹揚衛吏劉驥
羽林左衛吏李昇　水軍左衛吏張曙
留守左衛吏姜敏　留守右衛吏王用
留守中衛吏李春　燕企源

武德衛吏王希文　程安
龍江衛吏紀彥良
嗚呼若此犯非一番殺非數人吏筆易爲迷惑其心終化不醒身亡家破者多矣

用囚書辨文案第二十八

五軍都督府首領官掾吏陳仔等自到任以來並不親筆起稾凡有書寫多令典吏囚人起稾立意然後押字施行及至事理參差朕乃駁問其各守領官惟
皇皇瞠目四視凡奏目內事惟知大意本末幽微莫能解分結交近侍兵科給事中孫勗等支出征官軍

盤纏賞賜工役軍人優給幼官兒男恤賜軍屬動經數十萬錠其數甚大經歷都事陳仔等却乃盤桓曲折用盡機謀幽微其情妄出鈔錠亦不下數十萬於此等却乃善能平昔不務公而務私計至殺身而後已

科取巡攔第二十九

應天府宣課司官點與巡攔其大使張從義等定計害民自將以為良計豈知由此計而殺身且如巡攔時子清一戶家有三丁二丁充軍常川在役一丁身役巡攔本官計役一丁作做斂名色常欲差占每朝

要內三斤。副使于進二斤。司吏攢典陳禮等。人各一斤。皆係巡攔出辦故難本戶待買之後方已事覺身亡。

故脫賊黨第三十

山西都司斷事陳允中為管州山賊不時刼民被承差採取木植旗軍張士能等於無人煙可疑去處拿獲男子二名問係送糧供給賊人人數發下斷事廳會石州同知俞桓問備細情由本民從實供招。其斷事石州同知等官吏陳允中等通同受財將供送賊糧民人脫放及將捕獲軍人張士能等各杖一百充

軍爲此各人處斬嗚呼軍士在野獲得可疑之人。軍之役分當然或者錯拿別無騙詐情由。亦無縱放奸頑。安有治其罪耶

枉禁淩漢第三十一

十二道按察司爲朕耳目所在激濁揚清進賢退不肖。豈期任非其人所在事枉人究且如浙江按察使陶晟。贓貪不已。治下皆輕薄小吏洪武十八年將會稽縣知縣淩漢吹毛求疵入獄收監五月有餘。有罪無罪。並不與決故意枉禁淩漢及朕覺陶晟已待罪在京。朕思伊父相從之舊已行釋免在閑。爲枉禁淩

漢復枷項前去浙江按察司取淩漢至京其陶晟至按察司公狀項帶沉枷徑趨公座將淩漢出獄至其前其晟大肆無禮身已受刑猶憾淩漢謂曰爾漢何由使上知爾在禁漢對曰外無代訴者晟曰家有甚人漢曰二子皆稚長不出十一次方八歲一女七歲遠在河南自到任以來幷入禁月日妻子未知存與亡漢語既晟又令獄卒復收入禁半月方起晟如此奸頑初朕命晟帶刑往取星馳前來所以星馳者爲漢年高恐疾於獄中所以救之速者爲此也晟故不畏法乃敢復淹禁半月而後行及其抵京也就舡又

監四日方交法司鳴呼朕有治之後有罪磨刷令省之終不自省愈肆奸頑殺身後已

鈔庫作弊第三十二

寶鈔提舉司官吏馮良孫安等二十名通同戶部官栗恕郎中桓戶科給事中屈伸等并鈔匠五百八十名在局抄鈔其鈔匠日工可辦十分諸匠等止認辦七分朕明知力尚有餘從其認辦所以得存三分不欲竭盡心力後三處結黨諸匠盡力為之洪武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造鈔起至十二月天寒止盡力所造鈔六百九十四萬六千五百九十九錠臨奏鈔數已

匿一百四十三萬七千五百四十錠於廣源庫雜諸處所進[illegible]紙鈔堆積所奏進者五百五十萬九千五十九錠將混同商稅鈔堆積以代外來商稅課程上如太平府進納折收秋粮鈔并江西承差李民惡等解課程鈔一十萬至其進納入先謀通戶部及鈔庫官內將十餘萬庫檢查如數照作折收秋粮鈔并課程鈔名色虛出實收來人執憑外十萬鈔與解來人四處共分事甚昭然嗚呼當計此之謀為利所迷自將以為終身不犯豈知不終年而遭刑古先哲王諭曰毋作聰明觀今此之徒先王之諭良哉今不循

者隨命矣

魚課擾民第三十三

所在湖池河泊地理所在從古至今辦集課程一定不易之所近年以來奸邪小人受任將從古以來不係辦課所在小灘小港山澗去處下流雖通辦課去處其小式小港山澗及灘溉塘池民間自養魚鮮池澤皆已照地起科並不係辦課去處小人生事貪心無厭搜求擾民將農民小灘小港山澗灘溉池塘養魚池澤取魚罾網罩籠之類一槩搜拿聲言要奏如此虐民今後敢有仍前奪民取採鰕魚器具者許民

人拿赴有司有司不理拿赴京来議罪梟令以快吾良民之心

東流魚課害民第三十四

東流江口河泊所官陳克素通同業戶人等侵欺本所魚課一萬貫入已復通同東流建德兩縣官吏王文質等謊言兩縣不行關撥江口致使魚隨水去有虧國課因撥成謀將兩縣山村人民驗丁歛鈔二縣之民所歛之鈔不下數萬及其歛訖官數猶不納足其餘盡皆分受入已及其進納魚課其河泊所官陳克素起程之日假有親我還然丁憂嗚呼愚哉其罪

何迯捕至不能隱其情從實供招在官嗚呼先次儘一所魚湖課入己猶心不足通同有司盡歛兩縣民財均分猶且未厭尚將官課有虧致身死而後已智人戒之

湖池水面錢第三十五

所在湖池民舟經涉其河泊之官敢有妄取水面錢者罪不赦

追贓科歛第三十六

洪武十八年為郭桓不法通同諸司將天下錢粮盡行假壊事覺諸司官贓有所在於是遣人詣所在追

取所在見任有司皆係不才之徒通同原寄借之人借此追贓名色一槩遍邑科歛擾吾良民已歛百分到官所進惟原贓耳以數論之所進者百分之一其原寄借之人亦有良心發見者從實送還有等無籍與官吏同謀一文不出所科良民鈔内猶且有分送至京也朕恐民頑後復如此交結官吏仍欲寄借誘引為非所以納鈔畢脩街蓋房以磨頑愚以朕觀之蓋房砌街之役險哉幾死而免今盡行脫去未審此際曾無省者乎設若不省終不循朕化命將棄焉何以見初寄借之時事覺臨追之際有司不才令民代

陪。衆皆入己令誥遍天下再有如此者有司悔過者不敢民知誥不與所寄借者必欲赴官納後工役不免嗚呼險哉可不戒乎

妄奏官屬第三十七

丈祖丁係回回人氏任大理寺左少卿凡詳審刑名其心務在出入其同任在寺進士楊吉執政明刑其丈祖丁等官數皆不律內大理卿邊泰被進士唐盛等具奏情狀已行治罪其丈祖丁心生妒忌坐事羅織楊吉爲無短可訐止將出人緣由羅織朦朧具奏其辭曰楊吉不遵禮法於公堂上大辱臣等朕勑都

御史按問及其復命逆乃艾祖丁誣奏楊吉。祖丁抵其罪而無憾誅之。

匿奸賣引第三十八

兵馬指揮趙興勝係是國初舊根刻期人數年深命為本州巡檢制胡惟庸心腹人。同僚兩員皆被胡惟庸朦朧收下一名月魯帖木兒已死獨興勝獄存。丞亡之際，吏等登聞鼓取至京師後陞為南城兵馬指揮。警巡坊廂一切非為之人洪武十八年夏民人陳来安首平涼侯男造反。興勝匿而不奏被同僚指揮法則刺不從繞方朦朧奏聞又不詳細及至鞫問平

涼侯男其獘多端因而將興勝平昔職掌稽求所以又路引之獘贓多凡出軍民引一張重者一錠中者四貫下者三貫並無一貫兩貫引一張者其引紙皆係給引之人自備與勝却乃具文關支官紙三年間一十五萬有奇已往之年不追止追十八年半年紙劄其鈔已盈萬計嗚呼中奸臣之計喪亡活而復官家給人足奈不知感恩之報乃又囮告反之情所以不赦而誅之為此也

董演虛誑第三十九

軍吏董演初以小吏起到發充興武衛六合屯軍吏

因公道經山下遇虎搏人人皆驚走獨演奪軍手槍挺身捕虎其虎捨已搏之人徑來趣演演乃格殺之本衛官以演格虎之狀來聞朕嘉雄猛即受承勅郎養威於近侍其演不數月侮於寡婦法司具奏如律朕釋之方免未久逢人狂妄假勢淩人數入京師上元縣分付公事沮壞縣治不已忽陷倉脚夫王三等於死地捏詞具狀來聞朕將以為是准其所奏得旨後私下沒楊三玄保家產偽造非言上罔朝廷下虐黎民其應天府京尹孫鳳等明知虛誑輙便黨比阿從都不朞年亂政壞法豈止一端由是因而皆殺之

刑獄第四十

所在官於司獄役於獄典獄卒者衆古役是者機秘而理焉所以機之幽微其在禁者皆自招其禍而至刑非善之善者也雖罪有輕重其獄情外不得而知之者以其輕重同牢若一因事泄檻獄之情露矣先王之治獄也使幽其情令因內外憂之嗚呼因體深遠外而父母妻子不得而易見者也內而因心懸望欲眷屬之語何由而至耶雖隔壁不聞其音對門無復可語間出獄外遂見眷屬豈若路人嗚呼聖人之治良哉云何為先王之制此刑此法頻民之頑心罪

輕者異日與次之後因獲生歸眷屬以謂死者復生妻子又諫父母兄長誡昔友者勸皆訴獄之幽情機秘之狀由是而良心發見因亦為是而云繫獄之不易也所以先王舉此制而司獄獄典獄卒奉行毋怠所以囹圄長空令之主典者不然內外情通教因眷異刑具顛倒臨人所以顛倒臨人者應柙而枷應枷而鎖應杻而脫去應鎖而不鎖非柙而柙非枷而枷非鎖而鎖非杻而杻為何為欲財也嗚呼因犯五刑至獄之日畏此刑具方嗟前日之非豈無自新之為雖有此心悔之晚矣神魂皇皇夢寐恍惚終不得而

免甚矣我懼乎其為司獄獄典獄卒不覩是囚之貌
態不度囚之憂心又不以己推之是致囚買生而雜
死其主典者見利忘害徑受財而趨死焉所以趨死
者教囚番異接受賍私縱囚自在走泄獄情縱囚在
逃令服毒藥獄救囚徒所以令之獄囚輕重顛倒犯
者相繼囹圄不得而虛也嗚呼囚畏死而貪生罄家
資以賄賂主典與貪財致身亡而覆姓吁是誥一出不
奉朕命仍復為之世將焉治

再誥刑獄第四十一

再誥刑禁司獄獄典獄卒人人必要深知禁囚之機

凡在禁之囚司獄獄典獄卒但保畏懼刑法保身惜命之人一切囚詞不教他人走泄獄情自已雖然主典亦不肯將囚詞輕與閑人知會何况縱人走泄事情其囚罪輕重雖然如律已定主典亦不與囚易知此所以機之幽者為此也夫賢人君子之典獄也保囚即保身也囚無橫死身無禍殃設使囚亡非法重則累及其身非重泛濫而苦囚愆延於後嗣所以賢人君子之典獄也不分囚之輕重常以善言以安之苦寒則置溫之炎暑則置涼之飲食則節之病則醫之所以主囚之道古人必此而為之理焉所以前所

誥機秘而理幽為若是嗚呼凡職於典獄者役於監
獄者知此機秘理幽行朕所申先王之道未嘗不家
安而身子昌焉朕所以重誥者自世亂方定以來知
理者亡無藉者進所在刑獄非罪而死者多矣有罪
而非法死者亦多矣所以無罪而死者多由苦寒而
逼炎暑而蒸飲食不節病無醫藥蓋謂主典欲財而
無與或受他人之財代其報讐無罪而死者由是有
罪而非法死者亦因寒暑飲食醫藥并欲財而無與
不待律法定而人已亡矣所以非法死者為此也嗚
呼朕出是誥凡主典刑禁之人父母妻子親戚朋友

當以朕言勸誡之行朕之道其陰隲之理惻隱之心。以為常道行之於歲月日時將後陰隲博被於獄囚。雖釋道處身於物外儔燈侶影苦行於終身何若此脩之速疾也。嗚呼凡人父母妻子親戚朋友必以朕言誡勉之。

相驗囚屍不實第四十二

嗚呼。人心危險果若是歟朕自馭宇以來。務必人人同仁。使身不遭凶禍所以切切圖治必欲人安為何朕嘗以己之父母推之以己之妻子推之代他奸頑不才之憂。皇皇無已所以皇皇無已為年壯者非為

父母在堂。妻嬌子幼。一旦殺身致老父母思昔撫哺。朝夕翫愛提携撫育。至於身壯。子雖不才而至刑。其父母慈子之情未嘗以子不才而有間所以朝夕瞠目四視子在而遊方終不獲生歸矣夫婦年邁新婦嬌弱有孫孩童艱理家事切思若是將必窘於衣食情懷至此。哀傷感憶晝夜欷歔而不已神人聞之亦也感傷。爲此。朕惡人不思父母妻子安爲百端所以刑奸頑不孝之徒。意在所刑者少。歸善者多人人必思父母之劬勞。爲夫綱子綱。必能。豈期刑愈重而犯愈多。洪武十八年。十九年。一樣奸謀朝棄市數人。當

日同謀死罪者又數人此數人不鑒朝殺者奸與已
奸同。嗚呼前誅血未乾屍未移本人已造殺身之計
在身矣。且如洪武十九年春三月。十四日。刑部子部。
總部司門二部郎中員外郎主事都吏等官吏胡寧。
童伯俊等恣肆受財縱囚代辦公務書寫文案被司
獄王中以狀來聞覺奸頑之情態於是朕親詣太平
門。將各官吏捶楚無數刖其足叢於本部昭示無罪
者。嗚呼。以此法此刑朕自觀之毫髮為之竦然想必
無再犯者豈期未終半月其都官員外郎李燧司務
楊敬將在禁死囚邵吉一屍停於獄內通同僧人獄

典獄卒等作三屍相驗以出有罪者張受甫等二人。受財四百八十貫嗚呼人心之危有若是耶吁以此觀之世將安治智人觀之。

故吏因名第四十三

刑部比部主事吏員王進阮貞等不鑒總部司門部官吏胡寧童伯俊等束手一切書寫文案盡皆囚成各官心在出入人罪貪婪無厭致囚鍾淵無錢使用雖然名係在外終羈不得而歸致令闔家死者二十口皆非有罪一旦絕滅並無噍類事覺斷足于部生者苦楚不禁血尚不止死者屍未遠移其比部主事

王進、吏阮貞等將工役囚徒、納冊於役所、一名丁洪僧、臨刺也、卻作工洪生一名馬伴男、卻作馬道四、一名朱宅保、卻作朱掐保一名余關住、卻作于關住一名王阿轉、卻作王阿專一名楊添孫、卻作王太僧一名祖復奴、卻作祖佛奴、一名黃甫名、卻作黃福名、一名蔣均路、卻作蔣均祿、一名鄭守真、卻作鄭壽真、一名朱友常、卻作朱友恒嗚呼、朕馭宇內、眄望一二年間、民樂雍熙之治、其刁頑之徒、得居官位吏役者務以善為惡、以惡為善、凡百務要顛倒其事、取利肥已此等終不能免其凶罪、雖然刑死者多、生者未嘗

戒。以此官。此衆順音吏人姓名。以有贓私覺而伏罪豈不愚哉。

追問下番第四十四

前軍斷事官提控案牘司吏施德莊等於洪武十九年。三月十四日。刑部總部司門部官吏胡寧。董伯俊等。縱因書寫文案。各官吏承手在閑。就令囚人楊遇春。說事過錢。各受贓私。被司獄王中覺其事。人各刖足鞭背。不知數目不過半晝。已死數人。活者半存。當刖足鞭背之時。特令五軍斷事官大理。刑部都察院十二道。會視刑之。豈期前軍斷事等官吏。施德莊。楊

糴喬方於四月初四日問泉州衛指揮張傑等私下蕃事接受指揮張傑等銀四百七十兩鈔五百三十貫施德莊楊糴各分鈔一百七十貫喬方一百六十貫施德莊分銀一百七十兩楊糴喬方各分銀一百五十兩將原告百戶范源擬作虛告滕朧奏聞意在殺無罪而脫有罪身受贓私朕命諸司會審露出奸情嗚呼前番贓私未終二十日人已死訖一半此等官吏不將非者為戒殺身為寒心公然寃枉無罪者令各官人各死於有罪是其宜也

灅泒包荒第四十五

民間灑派包荒詭寄移坵換段這等俱是奸頑豪富之家將次沒福受用財賦田產以自己科差灑派細民境内本無積年荒田此等豪猾買囑貪官汙吏及造冊書筭人等其貪官汙吏受豪猾之財當科糧之際作包荒名色徵納小戶書筭手受財將田灑派移坵換段作詭寄名色以此靠損小民此誥續出所在富家當體朕意將田歸於己名照例當差倘不體朕意所在被害人戶及鄉間鯁直豪傑會議將倚恃豪傑之家捉拿赴京連家遷發化外將前項田土給賞被擾尋民的不虛示

粮長妄奏水灾第四十六

粮長之設初關勘合朕諭粮長曰令勘合上不許将地方犬牙相制易爲催辦其中戶多有買田不過割的教過割了田多灑泒了的教收在本戶自身裏移坵換段的各歸本主詭寄的如之不從的来奏若區内果有積年荒田有司不行除豁其刀頑之徒借此名色包荒虐吾民者爾粮長從實具奏以憑除豁積荒呂民佃種凡有水旱灾傷将所灾頃畝人戶姓名從實報官憑此賑濟其粮長唐謙等目擊耳聞前去心生譎詐将前所諭數等民艱盖行隱匿洪武十八

年水災糧長唐謙等撥置不良之戶以災一分具告十分中間以荒作熟以熟作荒以災作熟以熟作災其狀首已被拘拿本人暗中使鈔買囑官吏亦用錢物買囑該收糧衛分不行具奏本人糧未至朦朧直待農忙見將吳江縣糧長莴德潤准災又顧常陸仲和准災唐謙等繞方出奏萬石之糧止納一千者有之二千者有之餘有八千九千不納者為此刁頑拿下鞫問情由却乃從實供招在官以致罪發雲南嗚呼朕君也與民約民失信不從教而置身於禍愚哉設使良有司對彼宣布條章開數五教此等頑民豈

不侮之甚也歟

糧長邾阿仍害民第四十七

糧長邾阿仍自朕命有司名糧長面聽宣諭其邾阿仍坐視不出令徐添長代替赴京本人存家朋黨譚理徐付六周伯賢譚真五張二徐付三汪壽二胡付四起立名色科擾糧户其擾民之計立名曰舡水脚米斛面米装糧飯米車脚錢脫夫米造冊錢糧局知房錢看米樣中米燈油錢運黃糧脫夫米均需錢棕軟篾錢一十二色通計斂米三萬七千石鈔一萬一千一百貫正米止該一萬便做加五收受尚餘二萬

二千石。鈔一萬一千一百貫。民無可納者。以房屋准之者有之。揭屋瓦准者有之。變賣牲口准者有之。衣服段疋布帛之類准者亦有之。其鍋竈水車農具盡皆准折。嗚呼。以此奸頑貪婪無厭。虐民之心。甚如蝮蛇。其仁心莫知所在。直至身亡家破而後已。嗚呼愚哉。臨期悔者晚矣。何不早推己以及人。朕終化不醒。直至臨刑不免頑矣哉。

逃吏更名第四十八

嗚呼。人不能自生。終於取死者。無如蘇松嘉湖四府之吏。終於取死。不得自生者。顧顯等罪之魁者無出

於顯。且顯初本原顯因犯工役在逃還家。改名顧源。仍復為吏拘拿赴京着令工役亦復在逃改名顧顯。依然縣吏至殺身而後已其次更名一次者有之二次者有之更其字而揑怍多端者甚廣朕令将各人名題于首犯註于足所在臣民觀之戒哉。

一名陳玄。本名陳真為吏為事改名陳忠仍充長洲縣吏。為事工役在逃改名陳玄復僉充蘇州府吏。

一名顧源誤。先充蘇州府吏為事在逃改名顧源仍充本府吏。

一名鄭恒。先充本府典吏為事逃回改名鄭武伯復來蘇州府典吏。

一名王光。先充府吏為事逃回改名王權仍充蘇州府吏。

一名蔣思賢。先充吏役為事逃回改名蔣賢即蔣成復充蘇州府吏。

一名黃仲達。先充吏役為事迯回。改名黃通復充常熟縣吏。

一名王文。先充吏役為事在迯。改名王孝文復充常熟縣吏。

一名高文。先充吏役為事在迯改名高名復充常熟縣吏。

一名王文達。先充常熟縣吏為事在迯。改名王文復充江陰縣吏。

常熟縣官亂政第四十九

凡任有司職掌務在牧民其牧民之道務在興民之利除民之害。洪武十八年常熟知縣成夔奇到任未久從奸則聽蘇州府知府張亨分付叅迯囚迯吏黃通等各名為吏自己所用盡收市鄉無籍之徒為吏掌行文案明知不可畧無畏懼恣肆妄為未及

週歲動止滿前皆是小人。嗚呼。志人受任清奸頑而進良善所以民受其福。己功亦成。今知縣成蕙奇。罔知君臣之道昧於牧民之理朋黨小人亂政壞法。自取滅亡。嗚呼不膺福而膺禍愚之執。

一。沮設糧長以致秋糧不足。

一。糧長之設本便縣司。千計民人自當爾成蕙奇。交結無籍糧長沈玠等。違朕旨意將地方犬牙相制臣者徵收。細微蒙蔽以致本縣比常設糧長之數內缺一名以致萬石不足其間所在奇零數戶。意在使朕艱知。今也難逃刑憲。又何怨

扎。

朝臣蹈惡第五十

六部六科給事中承勅郎參軍倉場衛分日逐隨朝朕之所言目擊耳聞棄人於市有同僚有異司異府異場異科各各不等衙門此非一二人耳各人身親見之其屍未移容人繼踵而為非令將各人名題于首犯註于足智人觀之

一吏部主事蕭惟一（為誤將奏本出外被守衛軍搜出送察院勅問都察本部官銀三百兩如無便亂指）

一鷹揚衛知事王貞（為擅給故官舍人魁落鈔一千二百貫。）

一六科給事中并承勅郎尚寶司各衛知事交結

朋黨互相蒙蔽盜出銀鈔衣服

給事中言信 盜出入己鈔六萬三千五百貫衣服二十二件

盧敏 分鈔二萬九千貫紵絲褡䕶一件

王庭 分鈔三萬貫襖子二件

李悅 分鈔一萬貫襖子二件

孫詢 分鈔二萬五千貫襖子二件

張德規 分鈔五千貫襖子三件

劉士貞 分鈔一萬一千貫襖子一件

張悅 分鈔八百貫

董思敬 分鈔一千貫

沈煒 分鈔五百貫

楊熒 分鈔一千二百貫

俞誠 分鈔八百貫

張綬 分鈔一千二百五十貫

楊賓 分鈔三百五十貫段子一疋

倪濬 分鈔九百五十貫段子一疋

欒執中 分鈔一千四百五十貫

吳亨 分鈔七百貫

魏庭實分鈔一千六百貫
王列分鈔七百貫
任企宗分鈔五百貫
錢德仁分鈔五百貫
常銘分鈔五百貫
徐煥分鈔四千貫
杜魯分鈔一千五百五十貫
楊永分鈔五千二百貫
崔振分鈔一千二百一十貫
陳廉分鈔四百貫

田禮分鈔五千二百五十貫
王榮祖分鈔一千五百五十貫
劉存禮分鈔八百一十貫
許訥分鈔一千四百貫
張誼分鈔一千二百一十貫
王鶴分鈔六百五十貫
賀裕分鈔四百貫
劉士原分鈔四百貫
張文甫分鈔四百貫
羊廷顯分鈔一千一百五十貫圓領一件

劉謚 分鈔一千二百貫
路軏 分鈔七百貫
彭子敬 分鈔一千貫
李讓 分鈔五百貫
靳俊 分鈔四百貫
周仲義 分鈔四百貫
孫昜 分鈔五百五十貫
張文中 分鈔五百五十貫
胡爾 分鈔九百貫
伍子開 分鈔六百貫

王鵬 分鈔七百二十貫
馬翔 分鈔五千貫
陶鎔 分鈔五百貫
焦愉 分鈔三百貫
孫敬 分鈔四百貫
王玘 分鈔四百貫
許文輝 分鈔一千貫襖子二件
和雍 分鈔一千二百七十貫
康寧 分鈔八百五十貫
黃順理 分鈔六百貫

趙壁 分鈔一千一百貫　哈安 分鈔一千五百八十五貫

孟達善 分鈔一千五百一十貫　張均禮 分鈔五百貫

黄普 分鈔九百五十貫

叅軍王斌 分鈔二千貫　史玄齡 分鈔八百貫

承勅郎 爲追問秋粮事將洪犯人江仲倘等招狀改作弊及通同書信等私置人匠良錢財倒落於何寶詞明誣訴受贓

殷裕 分受鈔一千二百十三貫　蕭韶 分受鈔一千二百十三貫

黄琳 分受鈔六百五十貫　謝文 分受鈔六百五十貫

承勅廉吉士廖孟瞻 分受贓鈔四百五十貫

金吾前衛知事侯時舉 分鈔五百貫

尚寶司少卿姜徐關 分鈔三百五十貫

尚寶司丞安壽 分鈔三百五十貫
龍驤衛知事彭景中 分鈔一千八百貫
龍江衛知事汪傒任 分鈔一千八百貫
錦衣衛知事陳叔銘 分鈔四千貫
府軍右衛知事李潤 分鈔四百貫
江陰衛知事吳中 分鈔七十貫
前軍都督府經歷陳仔 分鈔四百貫
都事劉仲寧 分鈔四百貫
後軍都督府都事杜清 分鈔五百貫
虎賁左衛知事趙信 分鈔二千貫

豹韜衛知事郭麟 分鈔五千五百貫

留守右衛知事辛諒 分鈔三千貫

廣武衛知事王清 分鈔五千貫

興武衛知事王覬 分鈔五百貫

羽林左衛知事蔡均 分鈔四百貫

一龍江抽分場副使李興 與同工部侍郎韓鐸等盜賣蘆柴二萬八千束。

一金吾前衛千百戶紙德等四員 與同鈔中官孫安等將太平進利折收秋糧鈔一萬貫存留在外盜出實收各門印押大軍與納戶收照。

一監察御史武希顏 為丁祭於大學齋宿卻與刑部主事許炯及監生高寅等三名飲酒。

一監生陳孜 為差往長洲縣查勘水災於僧寺造冊恃勢害民將名職主拷打成

一虎賁右衛吏魏叔温將軍部節次發下軍人王成等七十四名已編隊伍却受賄縱放鈔一百三十五貫賣放。

一留守左衛吏李忡恭故行刁蹬水罰不支三箇月糧。却於粮擋上除豁關節入己。

一廣洋衛百戶洪福為募孔軍人縣抄札從以家財扶謀證同害民捕吏為私人拐指良民致傷人命。

一留守右衛百戶吳祥李英為監工將闕人買到石頭私下賣放。

嗚呼此輩皆係洪武十八年新誅奸惡貪婪之後。人人不畏其法。仍繼踵而為非。吁可謂之難教者歟難禁者歟。

諸司進商稅第五十一

洪武十九年。十二布政司。率諸有司及魚湖諸色司局等衙門官吏。進呈十八年金銀鈔錠錢帛之類總

計府州縣司局等衙門二千四百三十七處至之日所進之文奏本一啓本一諸物件文册一量此三件甚不繁冗當措辦此件已有數月其來有七千里至京者有八千里至京者進奏之時令人細閱奏目啓劄有倒使印信者有漏使印信者有全不用印信者有不書名姓者并身不稱臣者文書有有總無撒色者有有撒無總者有縣局不分課程混淆者如此者布政司府州縣皆如之朕諭羣職曰爾等數千里數百里為此辦集凡經半年今至也皆無人臣之禮當未起之時孰罪加臨爾等皇皇其心諸事顛倒爾必

欲奸貪故作此態乎今執爾來文不消加刑問罪即此真犯別何辭焉羣職默然嗚呼前屍未移後屍繼至此畨羣職若論如律數千中得生者輕罪者渾無為其初任故且釋之令戴罪往悛其得罪布政司一十二處鹽運司一處府一百六處州一百二十九處縣九百八十一處稅課司局八百二十八處河泊所三百七十九處庫二處

解物封記第五十二

嗚呼艱哉朕竭心力不能化聦愚之不善奈何且如立一法去奸去弊必欲保全臣民其所立也多因事

而制雖因事而制未嘗輕發必慮之萬全然後敷於臣民父之終未見成效嗚呼難矣哉且如洪武初天下諸司差人解物赴京照該倉庫送納一至中書下部照數收受一起解絹者數具千疋其該部點掣二百以為不堪著令解物人再進堪中換去其解物者收買依數兌換備數送庫交納了當赴部欲取原絹部官吏巳入巳矣並無有還者解者以狀來聞朕知此弊非起於洪武之初其來久矣所以知者為何為拿住貪官汙吏問出前情巳將各官吏棄市矣朕籌慮數月立法布於諸司令後諸司凡有解進之物於

本衙門公同印押封記牢固省令觧物人休開物委
貼號令該部毋得擅開封緘直抵當該庫分庫官辦
驗開封堪中則如法收受不堪則如數奏聞此便於
臣民者也此出未久其所在諸司通同起解者並不
公同緘封惟是散盛解行却乃廣用印信封皮令解
物人於身藏帶於所解之物無所關防沿途或以微
抵臣或以賤易貴或虛買實收止納一半欺朝廷之
隙為之全不納者有之有抵庫而不如數者有之鞫
問其由其印信封皮懸帶在身至京方用謂曰何若
是對曰已與官吏交通自起至京便於抵換斛折自

由嗚呼前爲中書六部庫藏人員刁蹬留難解物者。朕特設此法以便解物之人更不陷官吏於不易此法之良雖神

天亦謂之便而况人乎其趨死之徒見此法此行難以作弊故不依允直至殺身而後已

經該解物第五十三

今後各府州縣解納應合入官諸色物件非正官佐貳官首領官或該吏須得一名親起解則可若或不然仍差無職役無籍頑民及無底業者解送則治罪官吏甚不輕恕所以禁者爲何自開國以來朝廷小

人在位者多動止互相朋黨所以天下有司數差無藉之徒解納諸色物件及至京邊者週年不納虛買實收而歸者有之有使詐一半而實言原本不足而來者有之及其稽也原來本足由此殺身歲非一二人猶不能止其奸豈不罪在有司今後敢有如此者倍追之後官吏殺之妄承行者亦殺之

江西解課第五十四

江西左布政使馮廒等通同廣濟庫官攢江日新等將在庫諸色課程贓罰等項偷盜分受入己臨差進呈其布政使馮廒等不將舊経首尾庫官江日新差

来進呈却差新到任庫官朱恕恕不能推脱就而承
行慮恐不便索率庫攅人等起解赴京其所奏狀啓
劄内将諸色物件混淆槩闊不分何者税課若干贓
罰若干如此欺侮朝廷豈人臣之理哉嗚呼因利所
迷其謀愚若是耶若将奏狀啓劄云及稚子老妻亦
難蒙蔽而上聞朝廷可乎吁嘗聞世不絶聖國不絶
賢令朕馭宇所用之人咸若是奈何於心豈不愁焉
憂矣乎無已

民拿経該不解物第五十五

諸處有司解納諸物為官吏親自解赴京納連年通

同戶部兵部刑部工部戶科兵科刑科工科給事中
陰謀結黨虛出實收每常事覺誅戮者甚多餘人復
任是職不數月仍蹈前非如安慶府蘇州府江西布
政司等處臨解物之際多不差經該人員每每著令
富戶起解故意虐吾良民此誥一出凡在官之物起
解之際須差監臨主守者若是布政司府州縣不差
監臨主守故差市鄉良民起解諸物因而賣富差貧
許市鄉年高耆宿非耆宿老人及英壯豪傑之士將
首領官并該吏綁縛赴京若或深知在閑某人或刁
狡奸閑民人教此官吏一一綁縛赴京來有司官吏精

目是誥，勿墮此憲。敢有故違，族誅之。何故極刑如是？蓋謂此差一行，及至抵京倉庫等處，朕一時不知，其不畏死之徒，往往刁蹬留難，動經數月弗得歸還，或半載未歸者有之，必賄賂而後已。當起解之時，有司託此名色，使用錢已斂民矣，及其行也，令民自備，為因重復害吾良民。此等官吏，一犯族誅，為其害重也。

一、湖廣黃州府原額湖河泊所魚戶劉復三，管解魚油二千五百斤赴丁字庫進納，原數欠少五百斤，用鈔八十貫與本庫副使康顏虛買實收。

一、湖廣衡州府桂陽縣解物人翟用等，解課赴京，用鈔百二十貫付丁字庫官攢唐頴等虛買實收桐油五百八十四斤。

一蘇州府胡達等。起解洪武十八年朱絲折絹奏目內明有絹六百三十九疋及其進納止有絹一一疋

一江西九江府赤湖河泊所錢福六。解課鈔于字庫進納用鈔三百一十貫與本庫官攢紀綱等虛買實收魚油香油一百五十七斤

一浙江紹興府錢塘稅課局大使莫仲和。解課赴京奏目內明開見錢鈔三千九百貫五十五文及至進納卻少一千六百一十四貫四百文

一安慶府龍南蓮若湖河泊所官鄭德榮。奏目內明開見解魚油二千一百五十八斤魚線二十四斤及至進納並無魚油魚線俱係米到意在虛買實收

一湖廣辰州府辰溪縣知縣蔡德茂奏目內明開見在本鈔五千二百九十七斤及至進納之際並無前項本鈔卻排辦因罷場治不敢起解意在虛買實收

一北平府通州三河縣。奏目內明開見解棉絲折絹九十五疋棉八百六十五斤綿花四百三十二斤及至進納並無

前項綿麻綿花。意在虛買實收。

科斂驢匹第五十六

蒲州知州孫景德到任未及週歲其剥削於民其奸有不勝之巧朕初命官牧民務在先王之教敷使民復古。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鼓腹而歌曰無官逼之憂無盜厄之苦是以作息自然朕嘗慕此何期此輩同人之人。心神禽獸罔知稼穡之艱徵斂吾民急如倒懸。其誅也。宜其然乎犯註于尾君子詳觀

一。知州孫景德。為起解課程赴京於本州減差等九十八里每里科斂脚力驢一頭。於科驢九十八頭內將四十頭賣放與司吏蔣思義各分入己止將五十八頭馱載課鈔赴京又於六房每房斂鼠總五十貫共三百貫入己及先因公幹赴布政司回還到本州典吏王勉家備羊酒與伊父王直同座而飲

如此貪婪無厭以致告發。

吉州科斂第五十七

有司之務專在興民之利除民之害民有好善者有始無終則有司導引以進其善民有不善頑惡者屢化不悛則執法以刑之論罪輕重以施行毋使過不及務必三綱舉五常施其賢人君子之為有司也必欲上佐朝廷下福生民惟學校為之急務洪武十九年山西平陽府吉州烏仁關巡檢吴子昱以狀來聞吉州知州游尚志為生民之患豈止一端指以生員為由逼令為生員者二百餘戶勾至受贓放歸以中

鹽事。客商已繳原買官引畢矣。其知州游尚志復徵民加倍。每一引重追引五道。無者追鈔五貫。又每戶用狀五十斤。炭一十斤。以巡闌為由。多差人戶賣放少點。應當進納商稅課程。科民驢二百四十頭。每頭要鈔三貫。向後除存留外。其餘盡行賣去。嗚呼。有司興舉學校。實為朝廷端本澄源之所。其知州游尚志。不能端本澄源。上沮朝廷之意。下酷害於生民。指學校為名。貪要贓私。沮壞作養之意。觀其情狀。可不誅乎。

鈔法之行皆云貫錠銅錢之行皆云萬千百文若以錢云文數一文至千百數萬可以言之以鈔云文數並無奇零十文五十文今會稽等縣河泊所官張讓等故生刁詐廣衍數目意在昏亂掌鈔者如會稽魚課鈔本該六千六十七貫二百文所進鈔本却寫作六百六萬七千二百文及至關勘合入庫交納其鈔並非奇零文數已將各官吏治以重罪今後敢有如此者同其罪而罪之

民間差發第五十九

官府一應差發皆是細民應當正是富家却好不曾

正當官差筭起買囑官吏不當正差私下使用錢物計筭起來與當差不爭來去不知如何愚到至極之處你這等豪民却買免不當貪官汙吏故差豪民使你等買免賣盡豪戶然後定差貧民貧民無物可買著實應當嗚呼似此小民尚且應當此害此苦年年有之不曾見細民家破人亡大戶刁頑直至家破人亡後已此誥一出豪富之家聞有差役隨即應當不許出錢買免爾若出錢買免官吏貪汙心無厭足其差故疊疊至門不買官吏著實應當其官吏無可奈何今後一體朕意倘有官吏刁蹬百端爾勿賄賂少

加害逼縛吏赴京來奏所在良民必依朕言官吏自清民無橫害不依朕言誘引官吏貪汙事發全家遷於化外不許與良民同於中國的不虛示

勑減賑濟第六十

河南水災連併三年民患水甚二次勑駙馬都尉李祺梅殷賑民於災處賑後終歲不聞賣棄兒女洪武十八年災勑戶部差行人齎鈔詣河南會布政司按察司當該府州縣賑如前例賑後未及終歲朕聞之民有賣兒女者陳州民亦有易其妻者嗚呼哀哉海內之亂朕憑諸英俊委命大將軍中山武寧王開平

忠武王等。躬擐甲冑。不五年而偃兵。紀年洪武。今十有九年矣。歲不能任賢。以致水災之濟不周。致陝民賣妻鬻子。原武之民艱甚。嗚呼。兵凶事也。尚可平之。奸貪小人。甚若凶器。五教不循。五刑弗懼。無如鄭州知州康伯泰。原武縣丞柴琳各將賑民錢入己。康伯泰一千一百貫。柴琳二百貫。布政使楊貴七百貫。參政張宣四千貫。王達八百貫。按察司知事謝毅五百貫。開封府同知耿士能五百貫。典吏王敏一千五百貫。鈞州判官孫彬一千五百貫。襄城縣主簿杜雲昇一千五百貫。布政司令史張英一千五百貫。張

岩五百貫貪匿之後天寒地凍其嚴凝之氣禦非其宜則有隨墮指裂膚其災民腹饑被體之衣且薄更兼日無可炊之粮老幼艱辛未免號呼於

天其貪婪之徒豈不

天討有罪乎其鄭州知州康伯泰原武縣丞紫琳布政司參政張宣開封府同知耿士能鈞州判官弘彬襄城縣主簿杜雲昇等坐視民患略無慚色由是捕鞫之情理昭然除參政張宣等功臣之子免死充軍外其有司官吏宜其然而死乎

路費則例第六十一

今後每歲有司官赴京。進納諸色錢鈔并朝覲之節朕已定下各官路費脚力矣若向後再指此名頭科民鈔錠脚力物件。官吏重罪

每有司官壹員。路費脚力共鈔一百貫。週歲柴炭錢五十貫吾良民見此若此官此吏仍前不改非為。故行攪擾隨即赴京伸訴以憑問罪

一。進商稅路費脚力鈔一百貫

一。朝覲路費脚力鈔一百貫

一。週歲柴炭鈔五十貫

閑民同惡第六十二

令後敢有一切閑民信從有司非是朝廷設立應當官役名色而於私下擅稱名色與不才官吏同惡相濟害吾民者族誅若被害告發就將犯人家財給與首告人有司凌遲處死

不對關防勘合第六十三

噫貪官汙吏財利迷其心不才有若是耶蘇州府知府張亨知事姚旭視朕命如尋常以關防為無事曩者無官詐稱有官擾民非官差而私造印信詐稱差使騙詐取財擾害吾民數次拿獲盡行典刑了當想必人畏未久數數又犯所沒又多其禁不止於是以

置勘合凡布政司府州縣管軍都司等軍職衙門命
各收一冊皆係半印勘合凡有差使若往某衙門公
幹即將應該去處填寫勘合前去幹辦公務本處衙
門閱有差使人員到來即索勘合比對如無綁縛赴
京縱有勘合比對不同亦行拿赴京來其令所出甚
是明白其蘇州府知府張亨知事姚旭被假千戶沈
儀齎偽造御寶文書至府不行比對勘合承接即便
當廳開讀行下屬縣意在通同擾民作弊被巡按御
史雷昇及百戶戴能盤獲事發假千戶沈儀并伴當
四名人各凌遲處死知府知事梟令今後布政司府

州縣都司軍職衙門等有勘合去處凡遇稱係差使人員即要勘合比對如是仍蹈前非不對勘合以致奸邪擾亂事務雖不同情罷同蘇州府官的不虛示

姦宿軍婦第六十四

給事中王默進士易聰序班洪文昌斯三人兩志士一人才正當精英少壯之時以學問則已超羣類矣洪文昌雖非學校之出出自民間已超民矣所任之職或周旋於朕前或從遊於殿庭以賢者論之貴矣我令三人心忘立志性務奸頑苟合無藉之婦通奸不已敗常亂俗法司所以論如律者爲此也

關隘騙民第六十五

各處關隘把截去處巡檢弓兵將逃軍逃囚一槩受財縱令逃去及至拿住賊盜不行火速解官却乃教唆誣指平民拿獲私鹽尤其騙詐民甚此等不才誥布之後仍前為事不公事發到官治以重罪

縱囚越關第六十六

巡檢之設本為察奸頑而捕私邪使境內民安是其責任也其所任巡檢皆不得其人人皆不度其所掌是其重事也往往將越關逃軍逃囚雖髡髮墨面文身受財而縱行之嗚呼止知目前之利不知向後之

害。洪武十九年四月初十日蘇州府管下七縣地方。捉拿黥面文身髠髮在逃囚徒一十三名無黥刺一十九名逃吏二十五名逃軍六名。下法司并各衛鞫問經過隘口。受財脫放情由一一供招在官因此囚徒罪及貪婪巡檢七名弓兵一十五名皆不免死此誥一出所在把隘去處應有囚徒不許賣放如前受財縱放囚徒在逃者自將以為不犯豈期大誥一出鄉里之人不容。拿獲到官問出前情罪不能免豈不險哉。

阻當耆民赴京第六十七

洪武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嘉定縣民郭玄二等二名。手執大誥赴京首告本縣首領弓兵楊鳳春等害民。經過淳化鎮。其巡檢何添觀刁蹬留難。致使弓兵馬德旺索要鈔貫。聲言差人送赴京來。如此沮壞。除將各人押赴本處。弓兵馬德旺。依前大誥行誅梟令示衆。巡檢何添觀刖足枷令。今後敢有如此者。罪亦如之。

歲進野味第六十八

應天府河泊所常州府武進縣。江西布政司湖廣布政司。皆為歲進野味。湖廣原本進麃。改寫麂進。江西

本進天鵝。改寫天鵝其鮮物者。物有活者。則進中宰
食之。存皮以進。又以死易活進。以肥易瘦。以微抵巨
龍江河泊所。進鱘魚。於光祿司作鮓。其所進之人。將
鱘魚去首去尾。以為已用。所進者不過中身一塊爾
嗚呼。因朕不才。三綱不明。五常弗度。致使當該有司
官吏。并鮮物無藉之徒。罔知君臣之義。故敢肆侮常
州府工房吏楊仲和。獵夫孫華一等。以香貍進數本
五枚。甲首先食其一。該吏又食其一。所存者三。及其
進也。死者又一。止有二焉。嗚呼。其敬之心。安在此果
臣民乎。

民擅官稱第六十九

民有不才越禮犯分者朕令諭誡之嗚呼書不云乎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朕自馭宇以來民有無官稱官者往往皆然一日間稱官者謂曰爾官稱由祖至今始爾曾職對曰自祖父以來並不曾有為官者曰祖既無官爾亦無職人稱爾為官為何曰人相敬爾曰爾無赧乎曰久矣市鄉多如此噫聖人之教遠矣朕申明未周至民無禮狂民越禮犯分豈無禍焉書不云乎臣無有作威作福作威作福凶焉爾庶民擅官稱擅官稱且無赧豈不由

是而根榾朕諭之後鄉民有曾充粮里甲者則以粮里甲稱非粮里甲則以字稱若遇耆民長其父者則稱伯下其父者則稱叔長於己者則稱兄下於己者則稱弟歳如父者亦稱伯本朝曾官者則以官稱兄弟皆官稱子孫舍人稱雖一人終考而無疵再無為官者子孫同朝稱舍人兄弟稱官隨朝世世稱官稱舍人無官者毋敢擅稱稱者受者各以罪罪之果頑而違令遷入邊荒永為邊卒是其禁也聽戒之毋犯

居處僭分第七十

民有不安分者僭用居處器皿服色首飾之類以致

禍生遠近有不可逃者誥至一切臣民所用居處器皿服色首飾之類毋得僭分敢有違者用銀而用金本用布絹而用綾錦紵絲紗羅房舍棟梁不應彩色而彩色不應金飾而金飾民之寢牀舡隻不應彩色而彩色不應金飾而金飾民床毋敢有暖閣而雕鏤者違誥而為之事發到官工技之人與物主各各坐以重罪嗚呼天尊地卑理勢之必然富貴貧賤神明之鑒焉有德有行者至於貴陰隲無疵者至於富德行俱無陰隲杳然刁頑奸詐至於賤此數說也宰在天地鬼神馭在馭世之君所以官有等差民有富貧

而至賊者也豈得易為而用之乎。

逃軍第七十一

誥到之日所在有司官吏往日曾受逃軍財物囑
不行起發令大誥遍滿天下兩隣里甲不許影射若
不早為曉諭有司官吏必是兩隣里甲朦依大誥事
內拘送赴京那是有司官吏其罪難逃誥到肯聽朕
言。將境內逃軍省令里甲親戚人等或百或千或十
各各令里長送赴京來一里長十名者送十名五名
者送五名當該有司差佐貳官該吏用前路關文一
程程關給食米不致逃軍失所送赴京來。若逃軍改

名換姓影在境內聞誥到日三五人自行赴官首告赴京著役如在京衛分赴在京衛分各都司衛分赴各都司衛分雖是在逃十年十五年十七八年三五年亦行盡皆出首與免本罪仍前著役如不出首兩隣里甲見了大誥毋得隱藏逃軍雖是至親必須首告免致鄉村良民被捉拿逃軍連累受苦敢有違朕之言仍有勾逃軍官吏生事攪擾良民其良民中豪傑之士耆宿老人會議捉拿赴京見一名賞鈔五錠如是仍前影射被人告發或挨勾得出兩隣并影射之家盡行拿充軍役衆百姓我說的言語聽著你若

不聽。便三家兩家。掇一丁為軍。比及如此。你衆人只休隱逃軍在鄉。却不免致動了你每戶下人丁。害了我的言語你每衆百姓。將附近逃軍家下影射的逃軍衆人好生撫綏送出來。各衛軍亦不缺。從你每衆百姓安樂便是你百姓受了逃軍財物隱藏十年之上。如今送出來也不問你每要罪。嗚呼。因無藉不良之家。心生奸詐。屢次故違號令。影射逃軍。致令貪官汙吏。賣遍同名同姓。異姓者亦皆受害。嗚呼。朕居京九重。知天下拿逃軍。擾害吾良民。民怨已滿朕耳。你影射逃軍之家。如何不將仁心發見改革前非。坐視

羣民受害一家父母妻子兄弟並無一箇為善者皆是同惡相濟之人此誥出後仍前故違許令隣里耆宿并豪傑之士會議將隱藏逃軍之家全家拿赴京來還居化外家私就賞捉拿之人免致捉拿同名同姓逼抑異姓良民朕言至此耆民豪傑之士必從朕命方乃是安此患不除終無寧息智人見之毋視尋常。

吏卒贓私第七十二

吏卒贓貪豈能盡革然曩古至於近代吏卒人等雖要贓私取於末節紀綱大法未嘗敢壊所以紀綱大

法。罪之輕重。招詞卷宗欵詞不異卷宗分明年月次序。日期題判不紊粘聯使稽無遺失之患刷無倒判之奸。此等大綱大紀既立。贓貪於末節雖盈滿貫豈不容誅。是誥再三豈止刑而說。一切錢粮金帛諸等事務當體前說焉智人覺之

容留濫設第七十三

容留罷閑擅便濫設祇禁吏員等項律已有條所在諸司往往故違律法委身受刑容留此輩以致剝削吾民每每加罪於此等官吏人誰不知今洪武十九年。有司仍然故犯。

一溧陽縣知縣李皐容留閑吏在鄉結黨害民褻狎皂隷潘富等非為。

一蘇州府知府張亨等將屢犯在逃黥刺之吏分付常熟縣叅充縣吏黃通等五名其吏在逃數次一得承行文書結黨下鄉虐民得鈔多少拆字戲云其云且如得鈔一萬乃呼一方得鈔一千更稱一撒嗚呼剥吾良民脂膏不知足而不知懼拆字終日以為戲爾是官是吏其罪可得而免乎。

一長洲縣丞呂直等容積年害民野牢子葉清甫

等四十三名。營充弓兵。頑民周子餘等一十七名。把持縣事。說事過錢。周繼先等十二名。專一恃頑替人出官。并因朱璿等六名。縱容在縣。如此長惡罪在不赦。

一嘉定縣知縣張敬禮等。縱容閑吏陸昌宗屢過復入衙門把持官府。以秋粮為由。買批下鄉騙詐小民。

一浙江按察司僉事王翰等。故縱紹興并軍杜康一等一十四名在鄉擾民。告發到官。又行遷延不問。憲司本以除惡。乃令縱惡罪將焉并

一高郵州吏顧仲可等幷書手一十三名已經造
罪黥刺回家仍然在州教唆詞訟結攬寫發擾
害良民
一南昌府新建縣丞鄭宗道容留罷閑官吏楊傑
等在縣說事過錢
一連江縣土著猾吏鄭世環等三十二名在鄉結
黨害民致使本縣以狀來聞各吏罪將馬迯
罪除濫設第七十四
民有不能脩福而造禍者無如蘇松兩府市井良民
中刁頑不良之徒造禍有如是耶人皆市井之徒民

有四業。此等之徒。一業不務。惟務好閑。結攬官府。此等之類。松江一府坊廂中不務生理交結官府者一千三百五十名。蘇州坊廂一千五百二十一名。嗚呼。務業者有限。此等不務生理者。如許皆是市井之徒。不知農民艱苦。餘業費心。此等之徒。幫閑在官。自名曰小牢子。野牢子。直司。主文。小官。幫虎。其名凡六。不問農民急務之時。生事下鄉。攪擾農業。芒種之時。栽種在手。農務無隙。此等賚執批文。抵農所在。或就水車上。鎖人下車者有之。或就手內去其秧苗。鎖人出田者有之。嗚呼。公務有不急者。尚不奪農時。況無事乎。

今二府不良之徒除見拿外若必欲搜索其盡每府不下二千人皆是不務四業之徒嗚呼此等之徒上假官府之威下虐吾在野之民野民無知將謂朕法之苛野民止知如此不知此等之徒上假朝廷下假官府朕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屍未移而人為繼踵治愈重而犯愈多實晝不遑寧處無可柰何設若放寬此等之徒愈加昌熾在野之民豈得而安生嗚呼艱哉刑此等之徒人以為君暴寬此等之徒法壞而網弛人以為君昏具在方冊掌中可見其為君者不亦艱哉朕除此無藉之徒諸處不良之徒見

朕是誥當戒之哉。勿蹈前非。永保吉昌。設否此誥身亡家破矣。戒之哉戒之哉。

市民不許為吏卒第七十五

今後諸處有司衙門皂隸吏員獄卒不許用市井之民。其市井之民多無田產不知農業艱難其良善者將本求利或開鋪面於市中或作行商出入。此市中之良者也。有等無籍之徒村無恒產市無鋪面絕無本作行商。其心不善日生奸詐豈止一端惟務搆結官府妄言民之是非。此等之徒設若官府差為吏卒其害民之心。那有厭足所以良民受害不已者為市

井無籍之徒為簿書之吏為祇禁獄卒等其毒其如蝮蛇。誥布民間有司仍前用此治以死罪市井之徒見充此役者見誥即早退去若仍前擅應此役及暗搆為是皆死閭巷鄰里知而不拿長成奸惡自取擾害治以罪責知此無籍仍應此役衆耆民及少壯者拿赴京來以憑區處的不虚示。

慶節和買第七十六

天下府州縣令後毋得指以慶節為由和買民物往往指此和買名色不還民錢者多此弊虐吾民久矣誥出敢有如此者許被擾之民或千或百或十。將該

吏拿赴京來斬首以除民患

造作買辦第七十七

朝廷凡有諸色造作文書明下有司止許官鈔買辦毋得指名要物實不與價果有違吾令者許被科之民或千或百或十賫大誥拿該吏赴京物照時估給鈔將該吏斬首以快吾良民之心

議讓納粮第七十八

催粮之時其納戶人等粮少者或百戶或十戶或三五戶自備盤纏水覔舡隻旱覔車輛於中議讓幾人総領根隨粮長赴合該倉分交納就鄉里加三起程

其粮長並不許起立諸等名色取要錢物其議讓領粮交納人既是加三領行毋得破調不敷若科粮之時良民有頑者故不依期刁頑不納粮長備書姓名赴京面奏今與粮長對問非是粮長排陷實是頑民故違闔家遷於化外粮長捏詞朦朧奏聞罪如之

斷指誹謗第七十九

蒸民之中有等頑民其頑也如是其奸也如是其愚也如是嗚呼非頑非奸非愚蓋去古既遠老壯相傳為民之道迷矣由相代之帝數教而不精致令民頗聡明者而作聡明所以反成至愚今朕不能申古先

哲王之道所以奸頑受刑者多洪武十九年福建沙縣民羅輔等十三名不務生理專一在鄉攙非為惡心恐事覺朋奸誹謗却說如今朝廷法度好生利害我每各斷了手指便沒用了如此設謀扇惑良善以致告發拿赴到官朕謂曰爾等既斷了手指諸事艱為安坐無憂淩暴為何輔等默然嗚呼人皆說人君養民朕觀之人君宮室服食器用皆民所供人君果將何以養民哉所以養民者在申古先哲王之舊章明五刑以弼五教使民知五常之義强不得淩弱衆不敢暴寡聚兵積粮守在四夷民能從化天下大安

此人君養民之道也爾輔等不遵治化造罪淵泉自殘父母之遺體是謂不孝揑詞上謗於朝廷是謂不臣似爾不臣不孝之徒惑亂良民久則為禍不淺所以將爾等抑田原籍梟令於市閭家成丁者誅之婦女遷於化外以戒將來吁朕制法以養民民乃搆奸而自罪全家誅之朕豈得已乎智人鑒之

交結安置人第八十

昔先王之治人有罪而非甚者則屏於化外使不得與良民同於中國維時民良見有罪者則羞與之齒心甚疾之所以教化流行人民大安朕嘗慕此法古

為治。罪奸制頑欲懲一而戒百柰何今之人心不然。見善則遠而不從見惡則趨而黨比如李子中等九名先為造罪淵深遷徙福建沙縣安置磨其奸頑之心使得自省其李子中等怙惡不悛構非日甚復入衙門交結官吏頑民汪澄林均澤等其澄等不以子中得罪於朝廷輙與交友朋黨構非吁使子中等之罪縱朝廷罪之不當澄等豈得與之来往況子中等罪惡貫盈法不容宥而宥之澄等既不能疾惡卻乃同惡相濟殺身之罪可得而逃乎

力士催磚第八十一

自元兵亂豪傑最多朕嘗撫恤頭目軍士並無失錯所以肯聽號令的如今封公封侯做指揮千百戶衛所鎮撫這的是撫綏的成效近年以來起取民間有力壯士充校尉隨駕出入因見好漢着令四方打差實是恩撫這等壯士為甚麼這般說因各衙門皂隷駕前行人遇有差使至其所在雖不需索動止便以財物相送再思皂隷行人於朝無功於民無益到處所受贓私動經千百此等贓鈔並無人訐告禁也禁不住為此令力士打差若得此財却不思養壯士隨駕出入豈期力士周金保等八名為催辦城塼事差

往常州等府。至彼受財無厭。又行脫放有罪囚徒受彼贓私。經九月不至差人詣所在捉拿本人已於本處娶訖妻室。蓋造院宅置買牲口就彼為家嗚呼不知恩者有如是若止接告狀錢物懷歸分送若干歸家養父母留若干已用更知朕恩終身無患一旦被酒色財物迷惑其心。恩不知害不見以致殺身。

牙行第八十二

天下府州縣鎮店去處不許有官牙私牙。一切客商應有貨物。照例投稅之後聽從發賣敢有稱係官牙私牙。許隣里坊廂拿獲赴京。以憑遷徙化外若係官

牙。其該吏全家遷徙。敢有為官牙。私牙。兩隣不首罪同。巡闌敢有刁蹬。多取客貨者許客商拿赴京來不應稅而稅者且如海南民有取新婦者其縣官將下禮牲口并新婦俱要稅錢已行拿赴京師治以死罪。今山東滕水縣丞歐陽祥可不鑒前非又將人家下禮牲口。索要稅錢。詐取財物自取之罪安可逃乎。所以罪同海南縣官者為其蹈惡也。

秦昇等怙終第八十三

嗚呼。人有怙終不悛者果然曩為峴山縣水災事。朕命進士秦昇。張子恭王朴。往視災所務必以實歸告。

賑濟細民昇行之日朕謂昇曰爾年壯方行朕有囑焉此行防民奸詐其誘説非一端其誘説之道或以女色或以金銀錢鈔或以疋帛或以諸等玩好覬視爾情果何等可以動爾之心設使數等不能動其心必又以豐美肴羞盛筵以待爾果志堅勿墮此計昇既聽請所在即達此教首與舊識教諭漆居恭會次與茜涇巡檢姚誠會亦是同類生員其漆居恭為教諭姚誠為巡檢因與相合浸潤説誘筵宴銀鈔叚疋衣服靴布等物盡行受納將民人成熟田二萬二千六百畝作災妄奏致令監生覆踏不同彼時奏昇已

陛戸部左侍郎張子恭王朴除工科給事中雖是作弊分明。不肯輕易便問本人。詣災所拿到原根查踏水災隨從人員問出作弊真情未及十分十分中不過三四朕謂法司曰昇等年幼方仕未可盡究其弊畧知一二不解見任姑待華非止是畫影圖形昭示刑狀頻對成人昇已親筆供招在官明日見出示象形昇乃以是飾非意在上謗朝廷指名摭拾當道御史將親筆所招書皆不認復命法司更道復問被原根查踏水災皂隷弓兵吏負人等將昇等本末作弊緣由縢其所以露昇非為。及將昇親筆所招置昇面

前昇默然無對初不欲究盡其弊止知一二既是怙終必要務知本末所以不能隱諱奸貪其所得之贓除衣布銀兩靴物外鈔該一千一百貫親招在官令法司引赴奉天門朕謂昇曰朕教爾多矣今終不從此際何如昇對曰初好來知縣李均與人一箇曾推腹痛不食後為教諭漆居恭巡檢姚誠吏卒陸安等皆曰此間知縣已去十五矣官人逃不去昇被說不過領受贓私今日死得是死得好朕謂昇曰未嘗曾教爾死已命法司不解見任待爾去非就善今不聽朕命吾何救爾令錦衣衛與爾刃器給爾繩索從爾

自盡內除王朴性不怙終見任不解昇等默然而往請玄津橋觀刃器視繩索謂傍曰臨終也上且加恩於我就繩而縊嗚呼造惡淵深不能自活者有如是耶

查踏水災第八十四

進士行人差遣查踏水災之子從實踏勘以災來聞奸詐奏罪民瘼備知有等父母不教之徒所在州縣民瘼不問貪要贓私接受馬前文冊或徹票批坐視過期動經旬月及其歸也一縣誣詞妄奏計不才者一百四十一名

進士

秦昇 張子恭 王朴 李掊
陳益 海永清 卓閏 繆均
趙泰 張端 衛善初 王蒙
張瑩 黃惟清 譚子英 甘友信
衛浚明 楊志明 龎清 金惟一
宋仁桂 淩輅 顧諟 劉觀
陳綬 劉庸 張義 胡本
周從善 張和 李伯冲 陳洵仁
張翥 陳善生 劉輻 孫翥

向寶　趙劉　蔡玄　譚彥方
丁麟　辛民　熊政隆　黃健
張軏　韓毅　田忠　彭慶
齊肅　彭仁俊　葉耀　張山
沈志遠　餘二十八名

行人

李良　張魯　葉觀　薛昭
饒禮　吳貫　吳武　馮吉
張仁　高仁壽　薛秉彝　邢楷
鄧仲保　姚伯華　楊京　廖中

唐誠　劉允　趙士弘　趙景春
熊士良　譚文淵　畢敏　何原琛
熊文淵　熊希遠　李進　薛貞
鄭士玄　朱名輝　朱邦憲　馬奉先
李煥然　楊勉學　聶恕　孫銘
劉仲輔　餘二十三名

水災不及賑濟第八十五

往為有司徵收稅糧不便所以復設糧長教田多的大戶管著糧少的小戶想這等大戶肯顧自家田產必推仁心利濟小民當復設之時特令赴京面聽朕

言。闗給勘合不許地方犬牙相制只教管著周圍附
近的人戶。易催易辦若區內田有灘洲的教收在自
戶下。不過割的便過割了如果有積年荒田明白具
本來奏。除豁了各各粮長目擊耳聞前去一至本鄉
巧立名色其弊多端剝削吾良民不可勝言地方依
舊犬牙相制。民間灘洲包荒不過割的俱不來奏知。
却通同刁猾頑民妄告水灾本灾一分告灾十分。及
至差人詣所在查踏却乃多方設計賄賂所差進士
行人監生扶同准灾捏合田奏。其被灾人戶灾本一
分。今告十分。並不敢将此等人戶一縣赴京賑濟。以

致實究小民混淆難以分別至今不得賑其貧乏使朕宵衣皇皇無已吁朕設粮長本欲便於細民不期此等之徒奸貪無厭身家不顧實為民患惟天可鑒智人詳之

婚娶第八十六

古至如今凡人父母未有不慈者其慈之道非是強為實是自然之道有等愚父母止知寬愛為慈豈知寬愛反害於子其寬愛害於子者為何寬則無教愛且姑息致于諸事不能止靠祖業父母方逝身既不能產業日消害於衣食是其不慈也是其反害也有

等慈父母外加嚴容內懷寬愛善教不墮刑憲比子長成諸事善為終世不乏衣食雖曰嚴容其寬愛之道顯矣朕自開國以來凡官多用老成既用之後不期皆係老奸巨猾造罪無厭及至進用後生皆是年壯英俊初父母且賢致令習學經書通達古今已成士矣其父母寬愛之道得其宜也至此之際各各父母反為愚夫愚婦子既年壯公私作為無有不可者朕既授以官且有厚祿雙身在任朝出暮歸寒暑為之自調湯藥亦為之自奉其父母愚而不與之娶致令孫守厚祿淫慾之情橫作一旦苟合於無籍之婦

暮去朝来精神為之妄喪財物由是而空虛天生誠實之性因而散亂雖古智人君子莫復其原豈不艱哉令以誥告凡在京有官君子之父母即早婚娶前来以固子天生自然之性不然輜染娼優汙合村婦性一乖為莫可得而再治其諸父母早為之計

須行續誥第八十七

朕出斯令一曰大誥一曰續編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寶發布天下務必戶戶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遷居化外永不令歸的不虛示

曩為天下臣民。不從教者多。朕於機務之隙。特將臣民所犯條成二誥。須示中外。使家傳人誦。得以懲戒而遵守之。誥行既久。近監察御史丘野奏所在翻刻印行者。字多訛舛。文不可讀。欲竆治而罪之。朕念民愚者多。況所須二誥字微畫細。傳刻之際。是致差訛。令特命中書大書。重刻頒行。使所在有司就將此本。

易於翻刻。免致傳寫之誤。敢有仍前故意差訛。定拿所司提調及刋寫者。人各治以重罪。洪武十九年冬十有一月二十五日諭